

文坛

□主持人 崔立秋
□特邀嘉宾:
李敬泽 雷达 施战军
孟繁华 贺绍俊 张 陵

探索新时代
乡土文学
书写的新路

□主持人 崔立秋

河北当代文学有两大传统,一个是抗战文学,一个是乡土文学。作家关仁山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典型的乡土文学作家。多年以来,关仁山一直以乡土作家的敏锐触角捕捉着时代的风云变化,在乡村广袤的土地上寻找英雄,他的长篇小说《天高地厚》《麦河》《日头》被评论家称为“中国农村三部曲”,受到专家和读者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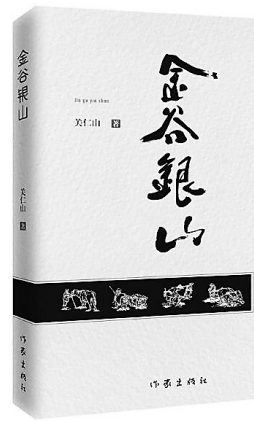
关仁山新作《金谷银山》延续了他一直关注农民精神诉求、谱写农民命运的乡土文学写作的路子。从精神内质上与此前的《中国农村三部曲》一脉相承。正如关仁山自己所言:“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但文学不能丢掉农民。”笔者通读全书后,明显感觉到不管是在新时代农民形象的塑造上,还是在轻松诙谐富于时代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快节奏叙述语言的运用上,这都是一部不同于关仁山以往写作风格的作品。他试图通过这部小说探索一条新时代乡土文学书写的新路。评论家郭宝亮认为,《金谷银山》不仅是关仁山的转型之作,也是向新时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标本。

关仁山曾经在故乡唐山的基层农村挂职多年,最近几年深入北京昌平曹碾镇和燕山深处长城脚下白羊峪体验生活,对新时代新农村的巨大变化有着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金谷银山》就是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背景,讲述了新时代新农人范少山返回故乡带领白羊峪走上生态致富道路的故事。当下一些乡土文学作品往往围绕“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这个主题,抒发城市化进程中作家内心深处那种惆怅迷惘的乡愁。关仁山却没有将笔墨落在乡村挽歌的书写上,他深刻认识到当下的中国农村已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提出了农民返乡与家园重建的问题,体现出关仁山作为一名乡土文学作家,试图用文学方式为新时代新农村的发展寻找出路。

关仁山以《金谷银山》向柳青的《创业史》致敬,小说的主人公范少山是时代的缩影,是新时代的梁生宝。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范少山遇到的问题远比梁生宝复杂得多。因此,关仁山在作品中通过“以人为本”的现代意识掘进农民的灵魂深处,从人性复杂多样的角度重新审视农民的行为动因,给传统乡土小说创作赋予新的生命、新的灵魂,努力探索新时代乡土文学书写的新路。

小说《金谷银山》也存在一些不足或可商榷之处,比如主人公范少山从北京返乡创业的缘由是否稍显牵强,这个类似于英雄式的新农人形象是否过于理想化等等,比如小说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多元矛盾的戏剧冲突、快节奏的情节推进,总给读者以更像影视剧本的错觉等等。

今天,我们特邀全国知名评论家对关仁山《金谷银山》这部小说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以飨读者。



新时代如何拓展乡土文学的书写空间

从乡土文学土壤中开出的鲜花

聚

《金

》

尝试新农村书写的更多可能性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

长篇小说《金谷银山》是一部值得关注和探讨的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中国农村将发生哪些变化,作家该如何回应时代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书写新时代的新农村,都值得思考。

近年来,乡土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状态、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关仁山显然是熟悉这一切,他了解中央对农村问题的战略部署,熟知乡亲们所思所想,准确把握了范少山这样一个新农人形象。

这是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他的回归和重建具有重要意义。除了进城,守护、建设乡村也是农民在新时代的新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书写乡土中国的更广阔的天地。

从现实层面来看,《金谷银山》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乡村叙事的根本性问题,更是中国乡土文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如何面对、如何开拓的问题。它是一个作家对现实与时代做出的有力回应。从文学层面来看,关仁山以他的敏感性和长期扎根农村的生活经验,在小说中回应了诸多现实问题,拓展了乡土文学等中国农村

在新时代面临的迫切的、重大的时代课题,并以蓬勃的激情和作家的艺术直觉去书写这些命题,回应时代主题。从文学史层面来看,《金谷银山》是关仁山所有乡土小说中最有研讨价值的一部,它体现了作家向《创业史》致敬的追求,他把自己的写作放到了文学史脉络里,这对一个作家有重要意义。

小说的主人公范少山寻找种子,回家乡带领乡亲致富,是对柳青《创业史》的回应。同时,范少山从北京昌平回到家乡创业,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路遥的回应。范少山这一人物,我们联想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以及

《人生》中的高加林。这些人物品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不仅仅是时代变迁的图景,也看到了现代以来特别是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序列中,中国农民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和所面临的精神难题。探讨《金谷银山》这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探讨一个作家该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对柳青、赵树理等留下的文学书写脉络做出回应,沿着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在新时代尝试于新农村书写的更多可能性。

□雷 达(文学评论家)

《金谷银山》书写了乡土文学的新空间,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是当前值得关注的一部作品。小说在处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上较有新意,它就像一朵从中国乡土文学深厚的土壤中开出的鲜花。在我看来关仁山受中国传统文学影响很深,他始终不忘从传统中汲取营养,积极向赵树理、柳青、孙犁等老一辈作家学习,并与当代乡土生活结合,这非常难能可贵。如今一些原本书写乡土的作家已经开始转向其他题材,离开乡土和农村越来越远,而关仁山没有离弃他熟悉的乡土文学,他把着力点放在作品的内部层面,从精神

生活的内里发力,他的作品体现出浓郁的人民性。我们从范少山、范老井、老德安、余来锁、田新仓、迟春英、白腿儿等人物身上,看到了朱老忠、严志和、春兰、李有才、田寡妇以及《铁木前传》里九儿等人物的影子。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流淌着同样的血液。关仁山在继承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不忘与时俱进,其作品既接地气,又传递着大量的新信息、新事物,土地流转、电商、微信、金谷子、金苹果、旅游开发等都让我们耳目一新。

这部作品有轻喜剧的风格,洋溢着乐观、自信、向上的时代气息。小

说既有山药蛋派的幽默,又有荷花淀派的清新。那种在文学史上曾经反复书写的忍辱负重、麻木不仁、自欺欺人的场景已很少见,这也是生活自身发展带来的变化。小说语言简洁,表现力强,细节描写比关仁山以往的作品更加活泼风趣。小说开篇对燕山大雪、老德安之死以及“鬼难登”断崖的描写,让人眼前一亮,显示了作者的文字功力。

《金谷银山》在乡土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值得充分肯定。小说打破了城乡二元思维,为新时代如何书写新农村的重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曾有一种

观点过于匆忙地宣称“城市文学将完全取代乡土文学”,中国乡土文学的土壤和根基将不复存在,乡土文学即将消亡。这当然既不符合生活的实际,也不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但乡土文学书写空间的扩展问题亟待解决。范少山总是觉得在北京好像一滴油花漂在水面,很光亮,但总是融不进水里。岂止一个范少山,现在中国进城的农民有很多,有多少农民完全融入了城市生活,完全变成城市人?我认为另一条路可能就是通向返乡的道路、重建的道路。进城也罢,返乡也罢,不存在谁对谁错,关键要打破城乡二元思维。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文学评论家)

一部有文化根脉的新时代长篇小说

《金谷银山》这部小说,叙事上有说书人灵活多变的声腔,无论写大场景,还是写小人物,都有聪明而自然的洒脱和幽默的笔致。小说开篇对燕山大雪的描写,展现了作者精湛的功力,语言干净利落,朗读起来有一种与经典相遇的体验。这样一个宏阔的开场,毫无对接痕迹地引出了主要人物与其他人物,巧妙地完成了场景的挪移,美与忧、震撼与害怕、时空的重要元素都自然地融入其中。这是非常了得的功夫。现在很多作家在涉及人物、时空的转换时,往往处理得比较呆板,但是关仁山在这方面有羚羊挂角般的艺术功力。

此外,小说有一种特殊的情绪节奏,可以说是乐观、活跃,也可以说是热情。这种情绪节奏来源于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两个字——“指望”。书中,老德安的死是因为没了指望,这一意识的觉醒,让小说的主人公范少山开始了带着指望的创业之旅。小说所有的温度都来源于指望。范少山想到家乡,想到未来的生活,想到所有的乡亲们,家乡对指望的迷茫明晰了他自身的志向。指望,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它使小说激情充沛。这是一部有速度感的小

跑,即使有些地方慢下来或者稍有停顿也是为了接下来的提速。与速度相伴随的是温度,这也是一部不断升温的小说。小说在塑造新人物、展现新气象时,作家有热血上涌的激情,小说因此有了一种冲劲儿。指望,让创造性的情绪支配着整部小说的感性世界。

这是一部有文化根脉的新时代长篇小说。书中,范少山寻找种子的过程写得格外出彩。金谷子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它连着世人们的根。与此相关的白羊峪则是范少山以及乡亲们的根,他们在不情愿搬迁的情况下从祖传的金谷子这里找到了指望。但仅仅如此,从

文化层面上还不够,直到康熙皇帝题写的白羊峪村的村训石碑被找到,这个根立住了。自古有之,于今赓续,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关仁山找到了新时代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结方式。很多人关注长篇小说在新时代的文学道路该如何走,关仁山在这部小说中进行了有效的探索,新时代的主要特质几乎被悉数收入囊中。这样较为全面、鲜明地状写新时代中国农村的长篇小说,有它开路先锋的意义。尽管之后还会有作家在写法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但这部小说题材的重大不言而喻,几乎涵盖了新时代社会的全景。

□孟繁华(文学评论家)

为乡土文学创作提供新的艺术经验

关仁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乡土文学作家。几十年来,他扎根于乡土,认真书写他的冀东大地。如何书写乡土中国几十年来的巨变,如何看待和想象大变时代的中国乡村,是这个时代作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关仁山一直乐观地看待这场巨变,他的文学人物都是乡村中国变革的支持者。《金谷银山》用大红大绿的色彩描绘了中国北方一幅绚丽的画卷。金谷银山,是乡村吉祥的福音。主人公范少山是新时代的农民英雄,是新时代的梁生宝。他在白羊峪建构的不是一个虚幻的文化乌托邦,而是一个巨大的、触手可及的、金谷银山的物质世界。

《金谷银山》在创作方法上,与关仁山的《中国农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相比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它不是以同情者的角度悲天悯人地专注于农民的生存困境,而是着力塑造了一个新时代农民形象——范少山。这是一个有着梁生宝血统的冀东农民,范少山要践行梁生宝的人生,造福于白羊峪的乡亲们。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对关仁山而言是一条“险象环生”的文学选择:当英雄的时代早已过去之后,如何塑造新的时代英雄,实在是太艰难了。

书中主人公范少山没有被塑造成为可敬却难以让人亲近的“高大全”,他的性格生成和发展是真实的、合理的、可信的。范少山带着他自己的时代印记走到我们面前。他有个人的情感史,曾有一

段失败的婚姻,但是刺激范少山“拯救白羊峪”的不是个人的情感挫败,而是村民老德安的死。老德安的死让范少山决定返乡乡白老峪,带领乡亲们走绿色生态的创业之路。他在白羊峪的土地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施除草剂的金谷子和不打农药的金苹果获得成功,他带领乡亲们挖山不止,白羊峪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观光村,范少山没有止步,他还下山推动土地流转,建成了万亩金谷子种植基地,在成就新农人梦想的同时,也使中国北方更多的农民受益。他们曲折的创业故事,同时也在进行新农村的道德与文化重建,为时代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新的创业史。

小说的主人公范少山,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梁生宝。梁生宝践行和寻找的是一条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新的生活观念是他前行的最大动力。而范少山出现的时候,农村变革已经实行多年。他可以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自由穿行。见多识广的他和恋人杏儿在城市和乡村搭建了电子商务平台,让更多的城市人也在白羊峪的生态果实和旅游中,见证山村绿色生态之美。小说在塑造了范少山这一新的农民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闫杏儿、白腿儿、余来锁、田新仓、泰奶奶、范老井等人物形象。这些来自白羊峪的不同人物,使小说改变了作家自己旧有的写作格局,打破了同类题材的写作模式,为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

塑造中国新时代农民的典型形象

□贺绍俊(文学评论家)

关仁山有一颗热爱农民和农村的赤诚之心,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农民精神诉求,谱写农民命运。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乐观主义态度,向前看,不向后看;唱赞歌,不唱挽歌。他在叙述中常常情不自禁地表达他的爱憎情感。他追求厚实的社会内容,不搞个人化,而是走大众化之路,不沉溺于一己悲欢,而是着眼于社会的大趋势。

叙述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但是农民进城并非一去不复返。一方面,城市并没有真正向农民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农民也发现城市不是自己的栖身之地,慢慢地,一些农民可能又回来了。虽然农民返回家乡还没有形成大趋势,但关仁山显然认为这应该是未来的走向,新型的农民就应该从进城又返回的农民中产生,于是他写了范少山这个人物形象。其实近年来反映现实农村的小说中一般都会写到返乡的农民形象,但多半都是另一类返乡的形象,有的是写那些在城市闯荡成功,成了大老板,带着光宗耀祖的心态回到农村。这些人有的利用自己的财富要为家乡做点实事,有的则要借此成为当地的一

霸。关仁山以前的小说中也写过这样的返乡农民形象。但发财的农民毕竟是少数,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是范少山这样的人,关仁山显然预感到将来会有更多像范少山一样的农民要返回家乡,所以他愿意在这类人群中寻找理想的形象。范少山这个人物新就新在这里。

我认为这部小说的核心有三个: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主旋律,一个是生态。这三个核心也是关仁山的创作思维路径。这三个思维路径都很好,但当作者将这三个思维路径放置在同一部小说里时,就有一个相互协调相互关照的问题了。我感觉目前的问题在于关仁山未能将三个思维路径梳理得非

常清楚。比如,小说的情节发展是在抵制搬迁的基础之上的,尽管这一情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但写抵制搬迁可以用来表达另外的主题,用来表达新农村建设显得有些缺乏说服力。搬迁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搬迁是为了让农民离开不适宜生存的地方,到一个适宜之处生产和生活。其实搬迁本身就非常值得书写,搬迁中同样会涌现出代表前进方向的新农民。同样,新农村建设的思维路径如何与生态的思维路径协调起来,也需要认真梳理。小说目前的情节设计显得对生态的理解过于简单化。总之,我认为作者如果把三个思路理得更顺畅些,其主题的表达会更准确更有力。

呼应新时代富有新意的作品

□张 陵(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文学评论家)

《金谷银山》与关仁山以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那就是,作家充分发挥虚构艺术优势,去敏锐捕捉新的时代信息,积极感应新的时代精神,从而给作品带来新的气象。

其实可以说是作家对城镇化的不同认识和看法。在作家看来,大片如白羊峪般的村庄被放弃荒废,不应该城镇化。简单地城镇化,并不能最终良性地解决三农问题,还会触发各种社会矛盾,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只有因地制宜,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乡村,才是真正的城镇化道路。关仁山敏锐地捕捉和感应到这样一个新时代的信息,意识到中国农村社会又会有更深刻变化,自觉地在构思过程中融入新的思想,化为自己熟悉的故事情节,把这个新时代的信息传播到读者那里。

《金谷银山》的故事内涵也有很浓的

建设的一个缩影,一个方向。关仁山正是从这个层面上真实地反映中国当代农村的新现实,突出了主题内涵中的新时代意义。

塑造农村新人物形象,一直是作家关仁山不懈的思想艺术追求。这种强烈的意识,也鲜明地投射在《金谷银山》的主人公范少山身上。范少山个性里有一种品质,那就是特别懂得起生活的里。这个厚道随和的冀东汉子,骨子里有一种男人的担当和隐忍,有一种创造生活的正能量。我们从这个人物身上,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热情与力量。

